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特稿】筆端開出奇異的花——讀萍兒的詩——彥火

有些現代詩，像一杯開水，讀後淡而無味更不知所云；有些現代詩，故弄玄虛，讀後頭大如斗，如捉迷藏……，但是萍兒的現代詩，多的是指現代人的感覺，這種感覺，不一定可以言傳，卻可以意會，惟其如此，才耐人咀嚼、品味，興味盎然。

萍兒加入香港作家聯會已有十八年，可以說，與萍兒認識有一段日子，只能用泛泛之交形容。直覺上她是一個端莊兼幾分秀氣的女子，有點諱莫如深的況味。過去，也沒有打算去深究這種氣質背後的故事。都說她是現代派詩人，她的行止卻似極傳統中國女性的蘊藉，這個反差有時也令我感到納罕。

直到後來，我主編《明報·明藝》版，向她約稿，她傳來幾首小詩——說是小詩，只是對篇幅而言，每首詩大抵只有寥寥幾行至十多行，卻隱含着天地玄黃，令筆者為之刮目相看，其實從內涵處看，卻是大之哉！

我姑稱是哲理詩——言簡意賅，有點像格言詩或律詩的味道。

古人有「煉字」和「煉句」的說法。讀萍兒的詩，不難發覺精警之詩句，是熬煉過的字和熬煉過的句子。

經過刻意錘鍊過的——如把鐵鑄成精鋼，是要付出艱辛勞動的代價，其張力可想而知。

她的詩題目往往很長，與短詩形成強烈對比。如她較早傳給我的一首詩，題目為〈我了解一隻空杯子言及的寥落和凌亂〉，很現代，可以說有點玄，但讀了詩句，卻若有所悟。詩人善飲，深諳乾盡後的空杯子，腋下是醉意醞釀「言語的寥落和凌亂」，也許激起有備而來的情感碎片，一下子像堤壩泄洪，「以鮮血凝成這首詩標題」，寓意深刻。

最後一段，更是激揚文字，豪氣干雲——

我要回到你的詩裏去
策馬揚鞭從一個荒漠入口
追趕你的萬千豪氣與你
痛飲
高出人生那一部分是你晶瑩的沉默
我鏗鏘的詩骨



▲萍兒的詩，正是突破常規，着力於在「文意」和「文辭氣力」上創新。（明報月刊資料室）

可謂餘音裊裊，令人沉吟不已！
讀了萍兒《相信一場雪的天真》，不乏啓迪人心、寓意深邃和讓人尋味的句子——

讓她成為花
許多愉快的句子來自悄悄綻放
或者，在足夠重的時候
讓她下沉，成為曾被擁有的果子
——〈讓她成為花 或者——〉

我承認
我從來不善於讚美春天
正如 在一片明淨面前
無法直視
一株思念的老去
——〈無法直視 一株思念的老去〉

與今天一起老去
我以為我會很瘋狂
可明天 明天又將來臨
——〈我在想一個段落時記憶碎了〉

在暗夜中寫詩
一邊寫一邊抹去
月兒熟知一切
不需要任何證明

而風 一定來過
——〈一首詩形成的歷史〉

愛情，是詩人寵愛的題材。古今中外，似乎沒有哪一位詩人，不以愛情入詩的。
萍兒也寫愛情，箇中似乎也有傷痛也有溫馨，讀後令人低徊再三——

比起 真相疼痛
現世殘酷
讓人欣悅的是
人們將喚這些字為
情詩
——〈人們喚這些字為 情詩〉

在燈火被打碎之前
依依道別
這抹紅艷
應該可以
陪你到天亮
——〈入夜之前〉

一些溫暖和一些疼痛
撕裂歲月的真相
電光石閃的一刻
依然溫柔地裝滿了月色
——〈我愛上負重的黑夜〉

以上所摘，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萍兒的詩，筆端所及，每每開出奇異的花卉。

近讀她的新作〈小滿〉等詩，感到她的詩藝和意境醞釀然進入空靈的禪意和透脫。這使我想起了錢鍾書評神韻派的宗師王維，說在他的身上兼有禪、詩、畫的神韻，他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他「畫花『不問四時』卻是畫裏一個傳統」，他的作品頗有詩家三昧：「遠人無目，遠水無波，遠山無皴。」（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正若合了程正揆說：「意高則筆減，繁絀濃染，刻劃形似，生氣漓矣。」減筆是寫意，形似的刻劃，只能令人如履淺灘。縱觀萍兒的詩，也在減筆刪繁下了苦功夫。這是需要詩人的眼界和識見的。

有些現代詩，像一杯開水，讀後淡而無味更不知所云；有些現代詩，故弄玄虛，讀後頭大如斗，如捉迷藏……，但是萍兒的現代詩，多的是指現代人的感覺，這種感覺，不一定可以言傳，卻可以意會，惟其如此，才耐人咀嚼、品味，興味盎然。

劉鏞《文心雕龍》評判作品的優劣有云：「將閱文情，先標六觀；……四觀奇正……，則優劣見矣！」這裏的「正」即指正式文體，「奇」即突破文體規範。我覺得，萍兒的詩，正是突破常規，着力於在「文意」和「文辭氣力」上創新，所謂「的奇而不失其真（正）也！」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本版主編。）



▲萍兒《相信一場雪的天真》不乏啓迪人心、寓意深邃和讓人尋味的句子。（香港作家出版社提供）

一場夏相信的天真——萍兒詩選

短章一則

一次又一次描摩絢爛之間的淺笑
一遍又一遍清洗烙在遠山的飛翔
我沒有留住雨滴
也沒有寫下斜陽
凜冽似你
聲聲如慢
我一手握住虛無 一手握住飄渺

一滴

液體之火
攀登
一滴
之深進入夜的巔峰
退回時光
生活有頹廢之美
重新領會一些剛強的詞語
五彩琉璃杯中翻山越嶺
曲折綿長
蕩漾歸來的羞澀少年
與一滴對飲
詩意瘦。
比如蒹葭
比如在水一方
風吹你的名字
悸動默默深深漫漫

癸卯驚蟄

誰。絕不輕易走進那個良宵
萬物生
你是埋伏在故事裏的劇毒
我知道三月比春風還短暫
但是
但是

最迷人的是

你說到了那天傍晚的雲
幾朵寡言的浪花
那顏色不深卻溼潤分明的愛
一些美。早於世俗中下沉
倒影中有墮落的笑
像所有深刻的物事一樣
花開花落。和你，都在對岸

紅

才華的匕首將一個夢攔在岸邊
如海水漸藍
藍成你的姓氏
可你說
這是深紅

紫

紫
曾被人取走
也做過夢。
整個人生
誰在忙弄丟今秋
已經到過的地方
都是故鄉
月亮落了下來
杯子還在和星星說話
漫天的紫
你的憂傷
漫天的紫
三月快要結束了

四月另起一行

試圖用一汪水描述從前的人
衣衫單薄 僅憑幾杯
扛住堤岸、潮汐與千里冰封
愛與假意

打開春天

我想吐露哪怕是多麼淺薄的讚美
每一刻都在天荒地老
下棋的人頑強對奕斜暉
那麼多的人都聲稱見過你
敬異每一天
如松濤的迅疾愛慕與風骨
都強降為雨
都化作霜雪
你的消息就是我的消息
是全部意義

一朵山茶花能記住的

辜負了春光，斷句與晚霞
「你和我一起辜負了我」
一朵山茶花能記住的
星空也記住了
而只有玫瑰
才能成為玫瑰
在你的敘述中
月牙兒變成月亮
俯視海上。熊熊大火
沉浸在風寒中的歌
被輕薄的流水傳唱
黑越暗，夜越明
你沒有一天不在努力
不成為一名詩人
這個三月剩餘的夢
此刻，夠不着你的孤絕蒼老
春風陡峭 萬事唯空
寫下這些句子的尖葉已經離開

註：引號處為佩索阿句。

黑駿馬

必須大聲呼喚，甚至嘶鳴
當晚風的燈東再一次被你緊握
一些熟悉而陌生的事物
視而不見。許久
多次抵近懸崖
壯烈的詩句堆在渡口
你是即將到來的三月
深情注視彼此的命運
準備接一隻蝴蝶走進一首小令

小滿

(一)
你寫下空，也寫下滿
用一杯藥酒澆出彩霞與命運
交付曾經熱烈的生活
江湖深遠 仗劍飲馬
翻山越嶺 無心看景
(二)
夏天早就來了 雨一直沒停
那些燈火。這個時候亮着
月升日降從不停歇
滿是苦役 空也是
就像敲不開了月亮的人
總想看一眼星星也好
空了又滿，滿了又空
相互安慰 無人看見
沒有真相

作者按：空與滿、真與假，都是禪意，在乎心態。小滿不過是時節的名詞。

春分

她建議晝夜平分
慫恿人們走出冬天
建議一邊告別一邊眷戀
那麼多的往日 那麼多的故人
沒有回憶音訊全無
「看多了星星的人」，會懷念什麼
春日總困於打撈沉舟的願望
春深 就把愛愛得更深
繁茂的夏天就在不遠處
從四面八方湧向我們

註：引號句為劉年句。

飄

漫長的白天是過往
遙遠的記憶成曠野
世間擠滿了人
舉杯看見只是蒼涼無際
飄
你是堅貞的表達
晚風的相信
飄
你確信這是人生？

宣紙的心事

五月的最後一天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十一點的時針穿透月亮
他們說
等待，也是擁有的一部分
沸騰的樹枝從來不需要方向
蝴蝶攜着自以為的幸福
不知忽略了多少個酷暑
忘記壯闊的謙卑忘記把夜點在一張
有心事的宣紙上

（萍兒原名羅光萍，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主席、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萬花筒】

流水大江花尾渡——昔年大灣區的特有交通工具

●李烈聲

編按：「乘坐花尾渡來往城鄉之間，是一趟快意的旅程。西江水域，天氣晴明的日子，水如琉璃、波浪不興，江風悠悠吹來，中人欲醉……比今人乘坐郵輪，別有一番風味。」作者記青年時以「花尾渡」出行的經驗，以木船來往灣區各地雖不及現代快速，卻有飽覽沿途勝景、品嚐精美船菜等的體驗。當然在亂世中，花尾渡航行也不全都如想像中浪漫，遇上日軍或「大天二」則……

疫情三年，把我們困守香港一隅，好不容易等待到復原，才有回到故鄉的機會，由於回鄉者眾，交通工具不足，便使我回念昔年珠江三角洲滿江都是花尾渡的景象。

青少年時代，我家在江門，要到台山、開平等地，便要乘搭花尾渡。後來，我在廣州《越華報》任職，回家省親，差不多每旬都要乘搭一趟花尾渡。

花尾渡是珠江三角洲特有的交通工具，它具有「渡」的名，但它本身並無動力，它是一座木製的船形建築物，浮在水上，由一艘小汽船拖曳而行駛。

大灣區有一張龐大的水網，河流湖泊，處處可以通航，這些星羅棋布的內河，四通八達，無遠弗屆，水平如鏡，風浪不大，從廣大農村前往廣州（當年稱省城）、澳門和香港，極為便利，花尾渡便應運而生。

花尾渡上的快意旅途

花尾渡一般都是三層，下層是貨艙，由農村運出的是稻米、蔬菜、生果、塘魚等土產，貨艙另設有一個小艙，容納那些貨物的主人；艙中設有一些竹床、竹椅、帆布床、帆布椅（或稱馬扎），這個地方，收費最廉。由四鄉到廣州，路程約為一天，早上登船，次日早上抵岸，農民把土產挑到市場，正好趕及早市。沽去貨物，買回農村所需的西藥、布匹、化妝品等回鄉。

二層是普通艙，中間是通道，通道盡頭是洗手間。兩旁是一個一個的碌架床位，床位很闊敞，比如今飛機的經濟艙位舒服多了。床頭還有一個小小的床頭櫃，有一個熱水壺，可以沏一杯西湖龍井或安溪鐵觀音。抗戰前，設備較為簡陋，每床位供應一柄新會葵扇，乘客一面搧涼，一面喝茶。戰後，艙頂設有兩把大風扇，消暑天氣，也不致熱得頭昏眼花了。第三層是駕駛室和炮

樓、船長和船員住房，尾部為廚房，花尾渡給乘客供應膳食，船在江上行駛，穩定安全，乘客大致很愜意。時至黃昏，便是晚餐時段，身穿白色制服的侍應，拿着拍紙簿，詢問乘客吃什麼菜式。不要看輕船菜，花尾渡每條航線有多間公司競爭，各出奇謀，以船菜精美作招徠，聘來鳳城廚師、大良廚娘，他們都有其摺手菜式，你可以吃到順德煎釀魚、大良炸牛奶、鳳城野雞卷等菜式，若遇鱘魚季節，你可以吃到清蒸三鯪，或是三鯪燜涼瓜等嶺南菜式。一些富商，為了口腹之欲，專程乘搭某某航線，證明船上的菜式，確有過人之處。我們窮學生，當然不能效法富人點菜，不過，船上的經濟飯，也頗為可口，像梅菜蒸鮑魚、蘿蔔豬大腸等碟頭飯，經過高手炮製，也較學校所吃的高明。

花尾渡本身沒有動力，行走江上，完全倚靠在前拖曳它的小汽船，這些小汽船，都有很強大的馬力，拖曳時所用的鋼纜非常粗，即遇到賊人劫船，以刀斬纜，也不會輕易得手。

至於花尾渡何以稱為花尾渡？據說是因初期面世時，木製的外殼都塗漆防腐，都畫上一些花草草，龍龍鳳鳳，故稱花尾渡。

乘坐花尾渡來往城鄉之間，是一趟快意的旅程。西江水域，天氣晴明的日子，水如琉璃、波浪不興，江風悠悠吹來，中人欲醉。倚着船欄，遠眺可見山川雲霞，炊煙人家，近看可見桃花流水，肥魚蝦多，令人心曠神怡，比今人乘坐郵輪，別有一番風味。

險灘暗礁

不過，西江水域也並非一派坦途，其中也有意料不到事件發生，日軍攻粵前，日機常常飛臨西江，每每花尾渡便以機槍掃射，花尾渡被其擊沉者不為小數，乘客少不免遭受人命與財產損失。大灣區人對日本軍閥的仇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

消除。抗戰勝利後，日方華南派遣軍司令田中久一被五花大綁在廣州流花橋槍斃，珠江三角洲人民燃炮竹額手稱慶，古人說：「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建國前，西江水域並非毫無險灘，由江門開往廣州的花尾渡，最凶險之處是甘竹灘。此灘的水底有礁，岩石銳利，其中一條長長岩石，最為行船者所懼，它名「甘竹石龍」，船隻通過甘竹灘，必須等待潮水大漲，始能通過，否則稍為不慎，便會觸礁，甚至船毀人亡。上世紀三十年代，曾經發生過一宗船難，便是「民族渡沉沒事件」。由江門開往廣州，甘竹灘是必經之途，其時，民族渡為許多花尾渡中的翹楚，它一向誇耀裝修豪華，船大身穩，是最早到達廣州的船，宣傳廣告口號為：「搵錢要趁早，選搭民族渡。」

出事那天，各花尾渡停在甘竹灘外等候潮漲，而大潮遲遲未到，民族渡小汽船駕駛人性情躁急，為了要爭取最早到達廣州，在大潮未到前強行衝過，小汽船雖一衝而過，但是，花尾渡該日載貨載客均已超標，吃水較深，船底撞上甘竹石龍，船底破裂，漸漸下沉。花尾渡是木製，經不起潮水衝擊，船身解體，乘客沉江，貨物飄失。乘客溺斃者數約三百人，撈屍時，家屬哭聲震天，是一宗悲劇。

抗戰勝利後，我由江門往廣州任職《越華報》，乘搭花尾渡，船至甘竹灘前，停下候潮，船員勸乘客回到床位安眠，我偏不肯安分，偷偷觀看，只見全船員臉呈緊張之色，船長衣服齊整，穿上長衫馬褂、頭戴瓜皮黑帽，誠惶誠恐，口中念念有詞，親自上香燃燭，船員分撒紙錢、米飯、硬幣等物，待到潮水大漲，船員鑼鼓喧天、齊聲吶喊，汽船鼓足馬力，一衝而過，過了險灘後，人人猶如打了一場大勝仗，船員喜形於色，都鬆一口氣。



▲花尾渡一般都是三層，下層是貨艙，二層是普通艙，第三層是駕駛室和炮樓、船長和船員住房，尾部為廚房。（資料圖片）

土匪橫行 花尾風光不再

到了一九四八年，珠江三角洲治安敗壞，盜匪如毛，花尾渡的花尾已經消失，那些花草龍鳳，都為鋼板所掩蓋。原來，水陸兩路的「大天二」（惡霸土豪劣匪），每一幫、每一隊都向花尾渡「勒收行水」，不給錢就開槍射，甚至把花尾渡截停，登船洗劫乘客，由於金圓券貶值，行水之費，一日數變，匪徒不收金圓券，只收金子或「鹹龍」（港幣），而且索價越來越高，船公司窮於應付，只好在船身上安鑲鋼板，鋼板把船身包圍得水泄不通，乘客好像處身於鐵夾萬中，要看看沿途風景，成了奢望。有一趟，我乘花尾渡由廣州回江門，躲在床上看書，遲遲未眠，忽然聽到一陣槍聲，而且聽到子彈擊中鋼板「噹噹」之聲，全船乘客，都被槍聲驚醒，一些小孩子嚇得大哭大叫，一些婦人口宣佛號，其他旅客，有些人顛巍巍掏出口袋中的鈔票，塞進床隙處，有人把手表首飾塞進衣箱，人人都是一張惶惶不可終日的面孔。而炮樓上的機關槍也不甘示弱，開槍向槍聲來處奮勇還擊。我既沒有鈔票，也沒有手表，樂得看一齣驚天動地。

如今，珠三角流水依然，花尾渡不再，不過，回憶乘搭花尾渡的往事，仍感興味繚然。

（作者又名李瑞麟，詩人，九十歲，作品曾多次獲獎，並有作品結集。）

【創作園地】



渡輪

吳俊賢

輪船是奢侈的交通工具。當足下的土地蘊藏著另一個四通八達的互聯網時，我們都習慣像鼠一般竄進地洞，快捷前往目的地，而不是在可見而光明的水面，光天化日之下，飄蕩過海。

我喜歡乘船，但只限於景觀開揚、能感受海風的渡輪，而不是封閉的設有空調的輪船。

觀塘碼頭的候船區多年不變，我掏出錢包，從三部入關機中拍下其一，殘舊的顯示器展示我的八達通餘額，腰肢推動銀色棒子時，它輕易旋轉，入關後甚至仍在身後多轉了兩圈，「咯咯咯咯」，我能從聲音感受它的軟弱無力，像買票室裏那個經年幽暗的老頭，或許仍能掌控輪的班次，卻阻不了老邁的事實。

鐵欄後有廣袤的海，相比之下，候船區顯得狹窄和醜陋。這裏的裝潢沒有與時並進，依舊像記憶中昏暗，幾張郵筒綠色的長椅，沒有規則地依靠牆壁擺放，此刻只有幾個懷舊的人停泊其上，包括我。觀塘至北角，乘搭地鐵只有四個站，連同油塘的轉車時間，頂多十數分鐘便能抵達。我想來得這裏的人，都並不趕急，沒有趕赴的約會或要緊的會議，時間是可以浪擲的資本。否則，我們不會甘心千里迢迢來到岸邊，靜候半小時才一班的小輪，慢悠悠地將我們載往彼岸。

輪船漸近，慢慢蕩至碼頭，老頭依時拉開鐵閘，讓這群船客魚貫踏上紅黃分界鮮明的斜路，再踏上甲板，登上輪船。

乘客寥落，座位充裕得有點多餘。我選了近欄杆的一張，方便觀賞海景和感受清涼的風。繩圈解牢，飄浮水上，仰賴引擎指引方向。熟悉的社區、附近的建築物漸漸遠去，很快觀塘碼頭已變得渺小。

眼看著自己逐漸遠離離地，我卻絲毫沒有虛浮的不踏實的感覺，相反，在海浪的推移下，一向高度專注於微末的我，竟感到難得抽身的寫意。我再不深陷其中，深陷於別人的期望、前人規劃

的軌跡。用眼過度，近視度數漸深，緊繃的肌肉拉扯神經，時刻進行意志的角力，於是頭昏眼花、偏頭痛頻仍，什麼時候，我的視野狹窄得只能看見一方辦公桌和電腦螢幕？

清風撲面，我嗅到濃烈的腥鹹海水味，波光粼粼的水面像一匹無窮盡的絲綢，被生活的勞累揉出細碎的皺褶。

幸好仍有陽光。我站起來，憑欄觀看海景，啓德郵輪碼頭如鯨魚般擱淺海中央。我沒法忘記，八年前的那一夜，姐和姐夫結婚，晚上於此大排筵席。翌日是我公開試開考的第一天，整天下來心神不寧，焦慮明天。我握着酒杯巡迴每張桌子過後，悄悄地先行離開會場。那時郵輪碼頭剛落成不久，交通設備落後，只有一條專線小巴能駛回德福，返回市區。晚上人影寥落，小巴只有三兩乘客，司機遲遲不肯開動，我焦躁地盯著身旁漆黑的海，對未知的前方感到無比徬徨。九龍灣岸邊的商業大樓，夜裏顯得沉寂，只有大型購物商場仍然亮燈。此刻，同窗大概早已就寢了吧？養精蓄銳迎接明天的挑戰，而我在小巴上乾着急，樓上宴會的氣氛仍然高漲，大概沒有人會惦掛離席的我。如此親密的姐弟倆，今夜在光明和黑暗的交界點錯開了。

我接近日夜才抵家。匆忙梳洗後，氣血仍然旺盛，奔上床強逼自己入睡。可是，睡眠與考試不一樣，不能依靠努力得到成果，越想睡越難入睡。我後來還是清醒聽到門鎖扭開，父親盡興後帶著不太穩健的步履踏入家門。提早離席似乎毫無意義。翌日清晨，我趕赴陌生的學校應試，閱讀材料上的文字儼如一隻隻小蟲，攀附散漫的眼球。表現不如預期，懊惱與徬徨始終揮之不去。

想着想着，郵輪碼頭已落在身後，那夜記憶漸漸離去。那一刻，坐在小巴上聽到電台廣播「現在是晚上時間十點」時，焦躁的感受跨越八年後仍

然清晰可感，但那畢竟是屬於過去了。當時看得很重的事，如今看輕了。夜幕的確會把大海吞噬，但日出之時，我們始終能看到澄明的海水。

在水中央，寬了的不只是視野，還有心胸。此刻，我的家，連同諸多家庭的瑣事，已經在緩慢飄蕩的節奏中遠去，教我困擾的公事，更被擱在更遠的位於新界的辦公室。維多利亞港並不比異國的海峽闊闊，但此刻「兩頭不到岸」的我，彷彿與這座城市短暫抽離。兩旁無窮無盡的建築物，生活中無數人散盡的煩瑣，那些觸動敏感神經的瑣事，其實不過是塵埃。萬家燈火，我應當知道自己的渺小。我不必創下豐功偉績，不必讓人惦記，充其量能夠在十多個人的心中佔一席位，已經很足夠了。

船底持續掀起的白泡沫混入海水，又生又滅，

直至海水恢復它平靜的藍。兒時繪畫海洋，老師總是教導我們要塗上藍色，不求甚解地。事實上，海水呈現藍色，必先有蔚藍的天空和陽光的波光，淨撈起一桶海水，會發現它其實只是透明的水，像生活的本質，無所謂好與壞。經由態度和情緒的折射，才顯得那麼「blue」。

抵達北角碼頭，我踏上甲板，返回陸地。垂釣的大叔拉扯吊線，勾起一尾烏黑的魚，與友人宣告成果，語氣顯得很雀躍。我想，生活的本質如此單純，單純得有如一潭清澈的海水。

（作者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曾獲中文文學創作獎、青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及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著有短篇小說集《紙黏土》及散文集《沙潮集》。）

《明月灣區》讀者意見調查

香港作家聯會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邀約支持，在《明報》增闢《明月灣區》版面及在《明報月刊》增設《明月灣區》文化附冊，希望藉此培養及提高公眾對大灣區文藝文化的關注，推動文藝創作、閱讀及評論的風氣，同時透過開放的討論園地，促進大灣區文藝文化的交流。至今，《明月灣區》面世一年，為求集思廣益、回顧檢討，望讀者把您的寶貴意見電郵、傳真或郵寄給我們，謝謝。

- 1. 您認為通過《明月灣區》平台，是否有助促進大灣區文藝文化發展、增加對相關文學現象的討論？
2. 您對《明月灣區》哪一類文章或欄目最感興趣？
3. 您希望《明月灣區》繼續出版？認為增加哪一方面內容會更吸引讀者？

電郵：mpmeditor@mingpao.com 傳真：2898 2566 郵寄：香港柴灣嘉業街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明報月刊編輯部《明月灣區》編輯收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明報月刊》網站：www.mingpaomonthly.com/gb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